

健跋

二十七松堂文集

九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42

9

30

25

20

15

10



文庫 11  
D 242  
9

二十七松堂集卷十三

寧都魏和公先生閱 曲江康燕柴舟甫著

跋

鄭季雅移居詩跋

予來吳門得晤鄭子季雅翩翩風雅人也茲讀其移居七律四首風流蘊藉中却寓牢騷骯髒之意正是吾輩移居詩他人假用一字不得真堪與李龍眠移居圖並傳不朽圖為畫中之詩此即詩中之畫季雅殆兼之矣予生平學詩而不知畫安得徒筆硯相近者他日有久復作季雅移居圖畫中又復有詩當更



二十七松堂集

卷十三

跋季雅山水

十一

010190557664



妙絕千古耳

題山水手卷跋

歲壬午閏六月日友某以山水手卷索題適予方中酒未暇作也因錄山居舊作一律以塞責然山水得詩之似而詩得山水之真况詩人所居之山無不與畫相彷彿豈山水幻而為畫有不彷彿於詩人之居者耶則以此詩題此畫祇當家裏人說家裏話不曾別請生客耳

潑墨帖自跋

貯百千怪事於胸中不得已而以潑墨出之猶隱然

難乎也然焉知非即作字妙法世固有無事而作者矣即一事可知也

醉榻解跋

予友陳子牧霞於所居之南構一室為讀書地予常醉卧其中曾贈句云琴酒蕭疎名下士鬚眉錯落畫中詩復屬予題額時囟囟未暇也去歲庚午冬廬陵朱子藕男客韶適寓於此因顏曰醉榻并為作解藕男解醉榻耶將醉榻解藕男也俱未可知予獨恠藕男天下奇男子所遇靡不合似無不得於其中者顧好飲有似於予何也予時過其處與牧霞三人輒浮



百共卧醉榻之名不虛矣。然猶未盡予量。予將以四海為酒。大地為榻。醉則酣寢其上。鼾呼之聲達帝座。以問藕男。然乎否也。或曰。予量不過一升。卧不過七尺。今作此言。復何解。予以不解解之。藕男其能為我下一註脚耶。

包諶野曰。睥睨一切。較樂天更進一解。未易為俗人道耳。

### 黃山谷墨蹟跋

此予家藏山谷道人真蹟手卷也。一日失藏。為鼠竊去。惋歎不置。越數日忽得之。卧榻下。聳然異之。惟首

與腹殘缺數字。豈神物有所護惜。抑假此以顯其靈邪。甲寅某月日。重装潢之。忽友某某至。出此同閱。碧桃花下。時春雨初霽。微風一過。桃花點點落卷上。不覺喜甚。急呼酒賞之。其字畫精妍絕倫。不暇贊也。

### 從軍帖自跋

歲丙辰九月。予從軍寓橫浦寶界寺。無事學書。几壁皆黑。偶翻亂書堆中。得疏紙長丈餘。撤去紅簽。戲書此帖。然已不復記憶矣。茲歲庚午。有客來自豫章。憩掛角寺。以菓餅易之。小沙彌歸以示予。予視之恍然。若隔世事。計詩一十三首。二百七十六字。時距丙辰



已九十甲子云

九日帖自跋

歲甲寅九日羊城田子崑山飲予酒。予已為文記之矣。此即予醉後贈姬碧玉詩書扇中襟帶中墨蹟也。為好事者綴襲成帖。未免少年狂態。今頭白閱此。似難為情人。亦何可輕老也邪。

灌園帖自跋

歲己未春予僦居城東隅中多菜圃。予嘗觀其役澆灌之暇。則以書為課。遇樹根菜葉苔塔竹墅。即書之。不獨紙也。時秋初暑正盛。息鋤豆瓜棚陰取酒就石

之。砵上飲。微醺意頗佳。書此帖付小奚奴。俟時兒長學之。

意園帖跋

此予友甬東王子也。癡意園帖也。也癡作意園二十四圖。詩數如之。予覽其字畫體勢。雖脫胎於顏魯公。而變化生動。結構道勁。似為過之。誠可寶也。然也癡旅居食貧。遠近求畫者。戶外屨常滿。予獨喜其書法。能兼畫意。為得古人不傳之秘。昔稱王右軍人以字掩予言也。癡字又以畫掩為千古異事云。

今是跋



天長唐君君宗曾宰吾粵和平未幾告致今是二字所以識也嗣君菊村寶其手澤惟謹然菊村亦以西林乞休匪獨急流勇退可以追踪古人而兩世高風尤稱僅事為足速云

見亭跋

人非日非月非火則不能見物然以為可見者將在此三者邪若使入無日無月無火亦不能見以為可見者又將在自耶若使人無日無月無火目又不能見畢竟以何為見日附我者也日月與火又附目者也是謂之以我見我雖然我復何在易云復其見天地之心

矣乎心者我之謂也請質之見亭主人然乎否邪

拜石堂跋

世傳米南宮拜石一事在謫滄涯尉時即今英德地也此地多產奇石透漏瘦皺巧合天然然少好之者好之自南宮始廣陵周子象九寓英數載結艸為堂予因以拜石名之庶幾於古人彷彿中更添頰上三毛耳

題酒坐琴言跋

酒坐俱母往聽吾琴之所言此古詩語也譚竟陵評云酒坐琴言是雅集佳話吾輩日集此堂羽觴時飛



贈。絲。桐。間。作。以。此。相。擬。何。遜。古。人。因。書。此。以。為。堂。主。人。

自跋帳看山居詩

歲丁丑春。予門人葛子儀。將有都門之遊。索書此幅。為卧遊清玩。因錄山居詩五首以贈。匪特使丘壑煙嵐。時入夢想。可祛長安十丈俗塵。亦庶幾於富貴熱鬧場。知巖穴有人耳。

題筆峰寫雲跋

曲江名勝二十有二。筆峰其一也。舊名帽峰。烟雨予為改今名。併識一詩。峰在郡北咫尺許。巍然直上。旁

若無人欲藉長空以寫其奇。豈所謂蒼天為紙。雲為墨者耶。然非具海涵地負之才。又烏足以當此也哉。

題聽劍堂跋

古英雄所用劍。懸在壁間。每當風雨雷電時。常聞嘯響。予友某雄姿脩髯。太阿在握。若嘯響時。拂髯聽之。真成一幅絕妙出色英雄聽劍圖。今即取此義以額其堂。庶於堂主人為神似耳。

題迴龍山詩跋

去邑治南二十里。有山名迴龍。臨江壁立。形如張榜。亦近郭一奇觀也。惜前無有詠及之者。已酉十月日。



舟過題詩記此俾後賢知所賞焉又二十里一山與此相類而巖竇尤勝俗呼虎榜山絕壁上亦有墨書廻龍山三大字蓋大小廻龍云

南山石壁詩跋

英州南山離城咫尺許溪巖佳絕題詠甚多然亦以近郭而傳若去入跡遠而遂湮沒其勝者蓋不知凡幾矣辛酉正月日曲江廉燕書

自跋遊九子巖詩

九子巖在邑治西南六十餘里幽深洞廠可容數百人然志乘俱不見載雖其地僻遠亦以邑無好奇之

士故也歲乙丑冬十月携伴遊此情與景會幻出奇觀不禁歎賞者久之因劈窩書九子巖三大字併識一詩以遺後之攬勝者九子未詳何義蓋從俗所稱云

酒痕帖自跋

予所寓案上常有爛筆濃墨醉後無聊則信手而書何書乎書吾胸中之所有也醒起視之則頽然怪墨而已固世之所非也

周漢威印藪跋

古今文字實始於伏羲之一畫印章特其一耳然予



嘗言伏羲未畫一畫之先已有一部全印章在故凡見之刀錐者皆其後焉者也知其後則可以知其先矣漢威此卷離奇變幻漸近自然豈非得之先天者居多耶然漢威尤工書法繪事予於此益有以信之也哉

錄周明瑛女史尺牘跋

愧矣果何書耶古女史逸文耶銅雀瓦硯黛痕全消墨光乍現耳不以萬卷之不得也

粵閩記異跋

歲癸未仲夏燕來仁化石峰陳明府出此篇見示燕

讀之不禁驚且歎曰有是哉此記也棘園未入而元兆已卜于夢寐中及期榜發解元即鄺夢元也夢與夢合元與元合何其奇幻至此邪雖然鄺子已先作夢不然胡為乎以夢元而命名也今復向試官夢中了此一敗公案大似邯鄲傳奇寄語解元趁早再睡一覺當不難再續一齣衣錦還鄉耳

遊丹霞詩跋

歲癸未秋抄張子虎文邀予遊丹霞值病不果往未幾虎文遊歸以此編示予予讀之驚其佳篇秀句出奇無窮筆墨之靈一時與丹霞競爽可謂不負斯遊



者矣。其懷予有句云。何事相如多病酒。巖邊少却幾  
行詩。蓋歎予之不同遊也。然使予得同唱和。未必果  
能勝此。不如讓虎文出一頭地。但不知此等虛人情  
虎文。其肯受乎。否耶。

二十七松堂文集卷十三終

二十七松堂集卷十四

寧都魏和公先生閱 曲江康燕柴舟甫著  
傳

南陽伯李公傳

公名元胤。字源白。浙川懸人。世居縣西鵝鵠谷。本姓  
孫氏。少孤。遭亂。崇禎某年中軍。李成棟駐防浙川。因  
往依焉。戊子三月。成棟據粵。謀復衣冠。遣人迎桂王  
即位肇慶。改元永曆。公之力為多。時天下洶洶。無家  
可歸。遂以李為姓。不忘舊也。未幾。成棟卒。廷議進公  
車騎將軍。南陽伯。公涕泣固辭。不得。乃勉受車騎印。



其章奏文移仍用原銜公為人沉毅有謀略方此時朝廷草創人心反復叵測所在以起義勤王為名者又多觀望懷二心在廷諸臣忠奸不一議論朝更夕改率無撥亂反正之才強敵壓境輒一籌莫展及幸寇退則驕語富貴黨同伐異甚至攬權納賄無所不至其習牢不可破公剛柔互用操縱有方衆倚為重同時金堡袁彭年劉湘客丁時魁蒙正發時號五君子以論事切直為權貴所忌公獨器重之引與共事然事機已失莫可挽回衆議欲效宋季航海故事家口輜重已載舟矣公力阻而止會辛卯某月粵省城

陷從扈西行往返海上檄徵舊旅思得一當至欽州為靖南王所執百計誘降志不少屈一日諸將較射公笑曰汝曹何不以為的叢射之令汝曹快心我亦得見汝曹高下聞瓊州瓦解痛哭三日夜不絕與弟源赤同日遇害臨刑語持刃者令面西向曰我君在西也二帝亦相率赴海死

曲江廉燕曰語云大廈將傾非一木能支然古英雄之士知事已不可為尤必奮然為之雖至殺身而不顧者凡以為君父故也况從容就義以此自慊其心成敗豈所計耶事雖不成其志有足悲矣公事與宋



文信國頗相類。惜無有傳之者。予故表而出之。嗚呼。人生境遇亦多故矣。其事成或不成。輒多湮沒。不傳者。又曷可勝歎也哉。

姚彙吉曰。絕去支蔓。獨書大節。是得龍門神髓者。中間描寫亡國諸臣形狀。千古一轍。令人不寒而慄。

蟒將軍傳

公名蟒。吉圖。滿州人。滿俗不尚姓。故蟒亦稱名。年十九襲父職。隨征雲貴。奪鐵索橋。復征楚之毛鹿山。功俱稱最。康熙十三年。逆藩吳三桂耿精忠相繼叛。公奉命隨鎮

南將軍尼某。援粵東。後某卒。將軍舒恕署公副都統。護總督金光祖守肇慶。未幾尚之信復以粵叛。我軍退保贛州。偽帥馬雄率眾圍肇。急公念與其坐困窮城。孰若背城借一。尚可死。地圖存。遂突圍出。賊分道追躡。復行偽檄。沿路要截。且軍無鄉導。公以指南車諭眾。東北走間關險阻。轉關二千餘里。凡九十日。經大小七十餘戰。始達信豐。會信豐被困已久。城將陷。賊眾號數萬。我軍出肇慶時。計七千有奇。至此僅六百餘人。饑疲之餘。多不堪命。僉曰。憊矣。况眾寡不敵。不如疾走贛州。會大軍以圖再舉。公曰。城中數萬生



靈不救。將盡斃。我軍雖疲極。然屢戰屢克。餘勇猶堪再鼓。况遇敵而避。非丈夫也。諸將士咸感泣奮起。一戰圍解。旋會大軍於贛。復擊走賊之寇南康者。捷聞上驚歎曰。蟒吉圖以數百之疲師。當數萬之強寇。突圍陷陣。所向靡前。雖三國趙雲當陽長坂之戰。何以加此。持節拜公鎮南將軍。將軍舒恕以下皆聽節制。隨題恕安南將軍留鎮贛州。而與各都統。又復南安。降偽帥嚴自明王虎等。踰梅關。傳檄南韶廣肇。尚之信旋復歸正。全粵遂定。時公以韶與楚隣。為粵咽喉。命都統穆成格駐守。為特角計。自提大軍赴省會商。

進取機宜。十六年六月。偽帥馬寶張星耀等復寇韶州。公聞馳還。登城審視。正北當衝。急築土圍以防賊。用大砲攻城。城墻崩陷。賴土圍得存。賊復乘夜由北而西。渡河東。踞蓮花山。絕我餉道。先是公檄將軍額楚來援。至是驟至。方下營。賊乘虛來攻。公以五十騎出城遮道。赴敵。并檄綠旗援軍夾擊。遂大破之。賊因遁去。僉謂使全粵復得安枕者。公解韶圍之力也。尋進征粵西。圍平樂。將下。同事有齟齬者。移營渡河而南。意欲截賊上流。值霖雨二十餘日。江水暴漲。賊乘舟直衝其營。我軍以河阻。救援不得。遂失利。暫旋軍。



蒼梧公引罪上疏自劾。溫旨三慰諭焉。是歲冬賊復來犯。公率師敗之。乘勝復潯橫永淳諸要地。時南寧郭義潛約內附。為偽帥吳世琮所覺。圍之急。公方卧病。聞之躍起曰。豈可以我一人誤國事。力疾趨戰。大敗賊於八尺江。世琮為賊之驍勇善戰者。全軍覆沒。而桂林柳慶等郡知失援難守。遂相率請降。上聞奏喜曰。真將軍也。詔加公諸路總統將軍。初馬承蔭之降也。公覺其詐。密令將軍額楚駐永淳防變。後承蔭果叛。公往征。敗賊於陶鄧。得象馬軍器無算。進擊三江口。與提督軍會直抵柳城。而承蔭就擒。粵西

復平方擬進伐滇黔。而公於是歲戊午七月以疾卒於軍。年四十有七。公忠孝根於天性。早孤。事母最孝。每食必侍立。親進所奉。軍行之日。母諭誠酒。遂終身不飲。問候書必跪拜。而後遣。使傳母命。至亦如之。偽將張星耀家口在韶。所積甚多。公毫無所取。有一妾殊色。召其父還之。公御軍嚴肅。然亦不多殺戮。其下畏之如神明。性謙讓。不伐。能與士卒同甘苦。尤善於籌畫。以故戰無不克。所在立祠祀公。卒之先有巨蟒見於柳之山麓。公一矢中其項而斃。次日公項發腫大如斗。尋卒。人以公名蟒。故蟒為之先兆云。



曲江康燕曰。滇逆變起。粵閩繼之。而西南遂成戰區。公能奮不顧身。卒以偏裨而膺大任。克復兩粵。厥功大矣。且公忠誠罔貳。而內行凜然。似將才不足以盡之。殆古君子之流亞歟。嗚呼。何其賢也。予韶人。公守韶之功居多。不可忘。因撰其巔末而為之傳如此。

金聖歎先生傳

先生金姓。采名。苦采字。吳縣諸生也。為人倜儻高奇。俯視一切。好飲酒。善衡文評書。議論皆發前人所未發。時有以講學聞者。先生輒起而排之。於所居貫華堂設高座。召徒講經。經名聖自覺。三昧稿本。自携自

閱。秘不示人。每陞座開講。聲音宏亮。顧盼偉然。凡一切經史子集。箋疏訓詁。與夫釋道內外諸典。以及稗官野史。九彙八蠻之所記載。無不供其齒頰。縱橫顛倒。一以貫之。毫無剩義。座下緇白四眾。頂禮膜拜。歎未曾有。先生則撫掌自豪。雖向時講學者聞之。攢眉浩歎。不顧也。生平與王斲山交最善。斲山固俠者流。一日以三千金與先生。曰。君以此權子母。母後仍歸我。予則為君助燈火可乎。先生應諾。甫越月。已揮霍殆盡。乃語斲山曰。此物在君家。適增守財奴名。吾已為君遣之矣。斲山一笑置之。鼎革後。絕意仕進。更



名人瑞字聖歎。除朋從談笑外。惟兀坐貫華堂中。讀書著述為務。或問聖歎二字何義。先生曰。論語有兩喟然歎曰。在顏淵為歎。聖在與點則為聖歎。予其為點之流。亞歎所評離騷南華史記杜詩西廂水滸。以次序定為六才子書。俱別出手眼。尤喜講易。乾坤兩卦多至十萬餘言。其餘評論尚多。茲行世者。獨西廂水滸。唐詩制義。唱經堂雜評諸刻本。傳先生解杜詩時。自言有人從夢中語云。諸詩皆可說。惟不可說古詩十九首。先生遂以為戒。後因醉縱談青青河畔草一章。未幾遂罹慘禍。臨刑歎曰。斫頭最是苦事。不意

於無意中得之。先生沒。效先生所評書。如長洲毛序。始徐而菴武進吳見思許庶菴為最著。至今學者稱焉。

曲江廖燕曰。予讀先生所評諸書。領異標新。迥出意表。覺作者千百年來。至此始開生面。嗚呼。何其賢哉。雖罹慘禍。而非其罪。君子傷之。而說者謂文章妙秘。即天地妙秘。一旦發洩無餘。不無犯鬼神所忌。則先生之禍。其亦有致之歟。然畫龍點睛。金針隨度。使天下後學。悉悟作文用筆墨法者。先生力也。又烏可少乎哉。其禍雖冤屈一時。而功實開拓萬世。顧不偉。



耶予過吳門訪先生故居而莫知其處因為詩弔之併傳其略如此云

曾遂五曰金聖歎先生為千古奇人以奇人而撰奇禍得此奇文以傳之斯無之而不奇矣篇中稱其所評諸書為有功後學可稱先生知己

韶協鎮孫公傳

公名清字廉西休寧人少習舉子業以為此途少效而多悞因棄去遠遊遍歷幽燕荆楚滇黔閩粵間所在結交名流奇士欲以奇計取功名康熙十五年滇逆變起時公任樞部提塘守備適山西平虜衛參將

萬正色 陛見授岳州水師總兵二人一見遂深相結交旋舉公以守備隨征為先鋒領戰艦四卒數百直衝敵洞庭水寨敗敵軍遂復岳州以功授正色福建提督而公得授提標遊擊進閩勦海時閩逆賊舟盤踞廈門福興漳泉沿海諸郡勢張甚閩督姚某疏請紅毛國船助戰公乃與提帥謀曰紅毛國船未必來來亦無期且兵貴神速遲則非計也提帥即上疏請戰十九年正月得旨誓師從福州五虎門出洋航海連復海壇南日湄州崇海諸島直抵泉州港獺窟偽督朱元貴以海艘數千來犯我師公率眾薄陣



從下風逆戰。自己至西。益奮勇。直入賊披靡。遁去。追出大洋而還。公機警果斷。料敵多奇中。提帥恨得公。晚至。是公私念師雖乍勝。恐諸鎮因勝而驕。乃與提帥密謀。佯怒諸鎮。不用命。責立軍令狀。死戰贖罪。次日舟師直抵永寧。涸頭。丙洲。潯尾。金門。廈門。賊舟皆望風奔潰。一時盡復十島。先是賊密以奸細詐作我軍水手。見諸鎮立軍令狀。俱欲死敵。賊已偵知。故懼怯潛逃。公謀之力也。二十二年陞授黃巖城守參將。以裁缺改補漢鳳營參將。居棧道中。所謂八百連雲棧是也。棧閣久圯。公詳請修復。預計工費當得四千。

兩有奇及工竣。所費果符其數。公籌畫周悉。類如此。三十年陞授韶州協鎮副將。歷任九載。忽以非罪見罷。公恬然不以為意。生平謙抑謹密。口未嘗言人過。好讀書。結客。遇古今奇書。輒手自抄錄。註釋評點。不倦。尤工顏柳書法。經過名山大川。必詳視筆記。著有天下形勝圖。棧道吟。為人廣額豐頤。兩耳堅厚。壽且無算。韶人猶望公起復。所屬頌公德。至今不衰。曲江康燕曰。公所在有惠政。即非職所司。事凡有關民生利害者。必與當事。死商盡舉。行乃已。甲戌歲韶民大饑。公首倡捐穀賑濟。全活者甚衆。尤喜下交貧。



士一日單騎訪燕見所居淺狹即為代贖舊業復謀助日用薪水燕賦贖屋行以記其事去任之日兵民號呼挽留至擁馬不得前異政尚多俱詳載碑記中故不復云

胡清虛傳

胡清虛黃冠中大俠也曹給諫東川嘗迎之講學又嘗講學於西湖時胡公惟寧巡杭廉得清虛狀欲殺之適東川來杭城為之居間而止清虛曰不惟要他不殺我還要他拜我東川問何謂曰惟寧有一病極奇惟我能活東川試詢惟寧果然因述清虛語惟寧

即求治病清虛出具藥且作書語其乞藥人曰可先服藥後看書惟寧服藥少頃拆書閱之皆歷數惟寧姦惡幾百餘款惟寧大怒曰此必毒藥也急取冷水解之一吐出蟲不計數病良已惟寧復大喜果拜清虛傳其所居宮室華麗與王侯埒姬妾數十人每呼茶則外擊雲板內應之雲板凡十餘聲始息茶出從內而外雲板聲亦如之處家嚴肅不可言清虛蓋天下異人云

曲江康燕曰天下不多奇人特人未之識耳如清虛者豈易多見乎哉傳當時又有何心隱者亦以大俠



講學聞予將訪其巔末別為之立傳云。

丘獨醒傳半醒附

獨醒丘姓名天民曲江諸生工畫善翎毛枯木野仙人物皆用臃腫怪筆尤善畫虎嘗結屋深山中觀生虎形狀得其神蒼忙返舍取筆就粉壁圖之犬一見皆驚仆為之遺矣一日訪友人於任所贈之金盡市奇書怪石以歸自是畫益進曲江以畫得名者莫不首推焉其弟半醒亦善畫予猶及見之至今野老猶徃徃能言其逸事者又有傳獨醒畫虎嘗燈下伏地作虎跳躍狀取影圖之如活虎云

邑人廉燕曰孔子云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誠哉是言予竊怪吾邑之可稱者抑何寥寥也豈有之而失其傳歟抑皆汨沒於時藝之中而不能別見其所長者歟茲獨醒獨以畫傳賢於沒世不稱者遠矣世人藉口時藝而甘與艸木俱腐者視此果何如哉

東臯屠者傳

古君子徃徃有以軒冕為桎梏入山惟恐不深者此豈其得已者耶然人生至不得已而隱已非人情况併欲泯其名而不使見稱於世則其苦有孰甚於此者魯論稱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



連。七人中。惟朱張祇載其名。而絕無事跡。可攷。孫思  
邈。論次隱逸。而又以不著姓名者為上。此何以稱焉。  
友人為予言。東臯屠者事。心竊異之。聞泉州東臯有  
隱者。不肯自言姓名。以屠為業。暇則沐浴易衣。閉戶  
著書。以自娛。雖土墻茅屋。然花竹清楚。入其中。不知  
為屠者之室也。貴人有求見者。輒踰垣避去。不見善  
畫。蘆鴈無款識。惟用一圖章。鵠東臯屠者四字而已。  
著書甚多。但未經傳布。人亦少有知之者。曲江康燕  
曰。此與宋南安翁絕相類。翁曾出仕宣和間。未幾避  
去。種園於南安。遂號南安翁。不履城市者數十年。可

謂嘉遜矣。然翁文章不少。概見。今東臯著書雖多。又  
少有傳之者。豈可謂有幸者耶。雖然。彼二人尚不肯  
一見其姓名。況其他乎。世又有以顯姓名為榮者。視  
此果孰得而孰失也。人之賢不肖。相去又曷可以道  
里計也哉。

高望公曰。東臯事跡。少有傳者。故前後以議論襯  
貼成文。而一種徬徨追賞之意。繚繞筆端。太史公  
伯夷傳後。僅見此文。

高望公傳

高儼字望公。新會人。博學工詩畫。艸書。時號三絕。尚



藩入粵聞其名屢辟之不就以禮帛求畫者踵相接  
 意稍不合輒麾去時有隣邑令欲得其畫百計致之  
 酬以金若干望公即以賞其來使暮年詩畫益精能  
 於月下作畫視畫時為尤工性簡傲常面折人過然  
 遇端人奇士則又敬禮揄揚之不置嘗以赭石染布  
 為野人服冠履俱與時異見者無不知其為先輩高  
 望公也時又因其姓稱為高士望公云年七十有二  
 疾作即與親友訣別命畫工寫照照飾以緯帽箭衣  
 望公瞋目不視既而曰我要畫一個若有若無的高  
 望公畫工凡三易稿皆不點首最後畫一幅巾深衣

半露白雲天際望公喜急呼筆題其上云明處士高  
 望公遺照遂卒

曲江康燕曰予未識望公面然嘗想見其為人望公  
 亦數向人稱予善古所云神交者非歟望公沒數年  
 予來羊城訪其遺事莫有能道其詳者因以舊所聞  
 摭拾成傳以識一時慨慕之意云

吳子光傳

吳子光不知何許人大抵劍俠流也傳其盜漳州戴  
 某家事為甚奇某家頗富饒一夕忽盡失其所有某  
 天明欲起覓衣物不得始知被盜遍視牕櫺戶壁扃



鑰如故。惟四大僵斃在地而已。及啓戶則失物與盜俱在。盜即吳子光也。時陳斯徵為漳州郡倅。竒其才。特列其狀聞於當事。且薦其才。可大用。子光語人曰。吾為此舉。不過偶爾遊戲。使天下人知有吳子光而已。寧欲以此博一官耶。遂遁去。不知所終。

曲江康燕曰。從來英雄倜儻之士。每多出於微賤。况以子光之才。憤世人不知。特假此舉以顯其竒耳。豈真竊盜者流耶。使當事能物色而用之。其立功必有可觀者。惜乎終其身埋沒於塵埃艸莽中。如子光其人者。又何可勝道也哉。

家佛民傳

佛民予族弟也。名如彭。字彭壽。一字佛民。年十四補邑諸生。工詩畫。尤精楷書。未幾厭諸生作辭。諸生書上督學。先是書未上。佛民嘗語人曰。諸生為四民之一。非其極者。然一業此。則硜硜然。惟時藝是務。幸而售。固無論不。則世務無所知。艱於治生。雖妻孥不能給。至所行多有不堪言者。其故可勝歎耶。聞之。漢唐之先帖括未用。士皆得自行其志。閉戶誦讀。皆務為聖賢經濟性命之學。故出則為國家有用之才。而處亦不失為巖穴知名之士。誠能為之。如是何不可者。



傳明陳繼儒將入試。見所試士形狀不樂甚。遂拂袖歸。豫章吳予弼亦然。今與昔不甚相遠。天下之大。豈無有英杰博聞慷慨之士。獨能擺脫世網。為吾之所欲為。而顧不知出此方。相率逐隊而趨。覩顏以為得意。亦果何為也哉。衆人聞其言。爭竊笑之。以為怪。佛民不顧也。至是書上辭不允。遂出遊不返。或云已死。或云已僧服。人猶及見之者。

伯兄柴舟曰。予讀佛民辭諸生書。高其志。時方發憤出遊。而遽傳其天歿然乎。否耶。佛民有無題詩十首。其稿已不存。猶記其有句云。言語傳來人背後。琵琶

聽到夜深時。又有句云。鏡破難教重見面。花殘安得再消魂。又有句云。月裏有人曾悔入。世間無路送愁歸。當時極賞其佳。不意至今遂成讖語。又有絕句三首。其採藥詩云。沿溪深入深山路。滿地落花無鳥語。赤犬吠人三四聲。雲迷谷口不歸去。其溪行詩云。昨到南溪溪上遊。石橋流水過孤舟。桃花盡處洞門掩。回首雲封十二樓。其憶舊詩云。春日尋春到遠山。相逢木客鬢毛斑。自從風雨歸來後。消息全無到世間。三詩雖佳。然俱覺有鬼氣。人言佛民未死。則又不足信也。已時年方二十有八。有才無命。悲夫。



胡葉舟傳

葉舟胡姓。海名曲江人。歲庚申出遊。不得志。遂薙髮為僧。嘗往來南嶽匡廬武夷諸名山。少習舉子業。為僧後始學琴。尤工於詩。廣陵汪子燮勸其還俗。以多金為飾。歸裝。葉舟應諾。金入手。隨揮而盡。仍僧服辭去。行脚如故。嘗蓄一石。高尺餘。蠟色。有梅花數朵。隱隱浮起。色更黃。宛然蠟梅花也。甚寶異之。與同卧。起一夕。忽失去。未幾得咯血症。卒於羅浮精舍。時年四十有二。先是其弟某。會訪之高涼蘭若。得其詩稿數卷。歸今藏於家。

邑人廉燕曰。予先家郡之西河。與葉舟同里。曾從予學舉子業。後予因世變移居城中。葉舟亦出遊不返。隨聞其已僧服。學詩頗工。曾見咏秋雨詩。有涼人今夜雨。老我又秋風之句。予亟賞之。欲寄書促歸。而不虞其已溘然朝露也。悲夫。其懷予有詩云。漫嗟長別動悲歌。且訊先生近若何。酒量可曾因老減。詩情端的為愁多。竒書寂寞還須著。寶劍光芒不用磨。媿我自從飄泊後。十年雲水已蹉跎。詩亦未及寄予。惟自書扇頭。出入吟諷而已。友某曾得見之。為予述其畧如此云。



陸烈婦傳

烈婦陸氏。會稽人。年十五。歸同邑王廷祐。時廷祐父之臣為吾粵某縣尉。二人結褵未及旬。廷祐以事留父任所。烈婦旋奉母歸會稽。最後廷祐復隨父任新會尉。始携烈婦同居。計別已十有餘年矣。會廷祐久病瘵。烈婦侍湯藥。至割股以進。未幾廷祐卒。烈婦屢引刀自決。以防護不得間。忽一日與侍婢佯爭博歡笑。至四鼓。伺婢熟寢。手書絕命詞一紙。藏襟帶間。有及早相從歸地下。免教人喚未亡人之句。遂自經死。時年二十有七。烈婦性聰敏。讀書識章句大義。嘗指

書內則一卷。自做尤工。繪事方廷祐已就殮。烈婦於靈前含淚摹廷祐像。并寫已照與廷祐側面相對坐極肖。又數囑殯宮宜從寬。及烈婦就縊。雙棺並厝。始悟其言為先定也。傳母趙惟育烈婦一人。若節二十餘年。與其姑某及祖姑某。歷四世。以真節聞。獨烈婦稱烈云。

曲江寮燕曰。烈婦可不謂賢矣哉。乃節烈可傳如此也。甫失所天。即能甘死如飴。了不復顧。非其志已素定。安能至是耶。傳稱從容就義。豈不然哉。聞其知書喜吟詠。因來粵。匆卒。輒罹變故。遺稿俱散。失不傳悲。



夫。

李節婦傳

節婦姓李。字貞靜。定海縣人。母氏感異夢而生。性不茹葷。此其驗也。年及笄。許配慈谿葉敬斯。未及于歸。而敬斯客死揚州。家人移柩歸葬。節婦聞之。遂悉屏鉛華。服縞素。垂涕辭父母曰。兒不幸。遽失所天。雖未諧伉儷。然已儼然為葉家婦矣。豈有身為人婦。聞夫柩至。而不過門成服者耶。父母婉詞阻之。不能得。因聽歸葉氏。於是苦節堅守者。歷四十有餘年。一日無疾而逝。時年六十有五。卒與敬斯合葬焉。

曲江廉燕曰。語云。慷慨死節易。從容就義難。豈不然歟。若節婦。未及于歸。即稱未亡人。終其身。此固難之難者。况四十年間。飲冰茹蘖。卒能濡忍。以成其志。可不謂賢者耶。以較僅激烈於一時者。為何如哉。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予於節婦亦云。

曲江二烈婦傳

烈婦陳姓。蘭英名。邑孝廉陳金閭女。年十九。歸同里黃洲偉。甫三載。洲偉病瘵歿。列婦誓以身殉。已絕粒數日。父母勸慰久之。始稍進飲食。然粧飾盡廢。惟潛閉一室。號泣而已。未幾得咯血症。尋卒。時年二十有



三。越七載其弟婦亦以節烈聞。

烈婦張姓同邑張嗣俊女即陳烈婦五弟連城妻也。連城歿烈婦哭位歲餘亦卒時年二十有一。二烈婦蓋先後若一轍云。

邑人廉燕曰三代之盛婦以節烈聞者僅見於柏舟之詩而此外則無聞焉。豈世恒有之而採風者失於記載耶抑節烈之果難其人也。三代且然况下此者乎。邑志載烈婦二然皆越千百年而始一見若陳張二烈婦則予所目覩者且同出于一時姻婭之間於戲豈不賢哉。

二十 盧烈婦傳 卷十四

烈婦盧氏番禺人。篙工麥瑞丞妻也。瑞丞偶沾狂疾舟至鴨磯坑忽赴水死。烈婦隨溺從之。眾救得活。如是者再。烈婦復持釜示人曰。吾鄉俗傳凡為水所溺者釜輒有符記。以為水府通於竈神之驗。眾視釜底果有文如蝌蚪狀。若隱若見。烈婦曰。吾夫死數也。但妾不可獨生。言訖復大痛不已。至夜半竟斷吭以死。年甫三十。卒後越一日夜。端坐不仆。顏色如生。吾邑苟明府適目覩焉。為文弔奠。葬之峽山之陽。題曰烈婦盧氏之墓。



曲江康燕曰烈婦可不謂幸矣哉以予聞康熙某歲  
陝西饑流離載道有夫婦困於潼關客舍婦願鬻身  
以活夫時同寓客以三十金娶焉隨擁婦跨驢而去  
行未數十步婦回顧其夫曰君得金可以還鄉妾死  
此即葬此足矣遂墜驢而死惜其姓氏不傳茲烈婦  
何幸見稱於賢邑宰也一時能文之士爭賦詩弔焉  
嗚呼蓋有幸有不幸云

二十七 松堂集卷十四終



